

秘 密 指 令

[苏]И·科尔什涅尔 著

于永明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介 绍

伟大的卫国战争结束后不久，苏联某城第七中学七年级学生柯尔卡和杨卡，一心想在肃反工作中有所作为，将来好成为出色的侦察员。有一天，他们在一幢居民住宅楼附近拣到了一纸“秘密指令”，经过“破译”，认定这里暗藏着一伙阴谋爆炸杀害大炮设计师的特务组织。于是，两人学着大侦探福尔摩斯的样子，展开了一系列侦察活动……“案子”最后查明了，柯尔卡和杨卡是否当上侦察英雄呢？请小读者自己从书中找那振奋人心的答案吧！

该书构思巧妙，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用孩子自己的行动，阐明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深刻主题，深入浅出，催人猛醒。

秘 密 指 令

[苏]И·科尔什涅尔 著

于 永 明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875印张 120,000字 2插页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8,090册

统一书号：10091·978 定价：0.60元

目 录

1. 敌人的踪迹 1
2. 坎坷的道路 10
3. 偶然的发现 22
4. 重要的线索 37
5. 认识的提高 53
6. 可疑的闪光 71
7. 复杂的案情 90
8. 公园的夜晚 106
9. 严峻的现实 122
10. 关键的罪证 142
11. 胜利的惊雷 152
12. 戏剧性结局 165

第一章 敌人的踪迹

一天紧张的学校生活就要结束了。代数课的小考、德语课的独立翻译、俄语课的默写、物理课和文学课的测验都已经过去了，第六节课，也就是最后一节课——历史课，已经开始了。

课堂提问进行得还算“轻松”——没有得“2”分的*。斯拉夫卡正站在讲桌旁，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他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两只脚不住地交换着位置。他东拉西扯答了足足有十五分钟，但由于重点不突出，只得了个“3”分。

历史教师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让斯拉夫卡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又看了看表，不满地摇摇头，稍微犹豫了一下，便开始讲课了。全班同学这才松了一口气，合上书本，干起自己的事情来。有的人拿出课外书，放在书桌膛里，或借着前座同学遮挡的“有利地形”，入迷地读起来；有的学生做起家庭作业来；还有的同学望着窗外出神。那些最着急回家的学生已经提前把文具盒、笔记本一类的东西收拾到书包里，只等下课铃一响，抢先冲出教室。

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学生们不爱学历史课，不尊重阿

* 苏联学校是“5”级分制，“3”分为及格，“3”分以下为不及格。

列克赛·伊万诺维奇，或者说他们不知道校规第八条：“上课时，每个学生必须注意听讲，不得做其他活动”的规定，这是因为，经过五节课的紧张学习，上第六节课的时候，精神是多么不容易集中，特别是此刻，太阳和煦，春光明媚，校园里挺拔的白杨象大海里的桅杆，正向孩子们招手。再说老师又格外老实，眼睛还有点近视，他不可能发现所有淘气孩子的活动。

我把一天的学习回忆了一下。代数课，我做完了两道题，其中有一道题和别的同学得数不一样，还有一道题没解出来，我自己约摸着要得“2”分；德语的翻译还算不错，我前面的安德列的德语成绩是名符其实的“4”分，我的译文是照他抄的，所以我估计，德语得“3”分还是不成问题的；至于默写，我不能抱什么希望了：我不能照邻座的同学抄，因为他们俄语学得也是一塌糊涂。物理课、文学课、历史课也都应付过去了：物理老师前些天提问我了；上文学课前我和老师说牙疼，把提问也算躲过去了；今天的历史课有斯拉夫卡“垫背”，我又得救了。

“唉，真糟糕！一天得了两个‘2’分，在妈妈面前可怎么交待哪？”我想。前几天，我曾向她保证说把成绩提高上来，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就……。说真的，近来我的成绩还是有提高的：物理得了“3”分，化学得了“4”分。今天得“2”分怨我吗？这门课确实使我感到头疼。可是，如果我要认真复习的话，也不至于那么糟。小考时就连一道一元方程式也没解出来。昨天我本打算好好复习代数，可是柯尔卡来了，还带来一本抓特务的惊险小说，他说这本书别人只借给

他看两天。我拿起来就不愿意放下，看了很长时间，最后不得已，才解了一道多元方程。可是，解方程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谁都会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可是我觉得代数对我未来的职业并不十分需要，要是不掌握外国侦探所常使用的侦破知识，那对我来说可是万万不行的！而惊险小说大大地丰富了我这方面的知识。譬如，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会遇到这样一个案件：敌人把一架微型摄影机安放到狗眼睛里，并让它去拍摄军事目标！也许将来我真的会遇到这种事情。我想以此来抵消得“2”分带来的懊恼，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不光彩的事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所以，我的心情终于沮丧了。快点下课吧！我很想知道还剩几分钟。于是就回过头去，朝我身后的托利亚——班里唯一带表的同学，使了个眼色，用右手指了指他的左手腕。托利亚竖起两个指头回答我。“唉！还有二十分钟！”我叹了口气。

我的目光又落到我同桌的空座上，这使我想起这个座位的主人，我的好朋友柯尔卡——我得“2”分的间接“肇事者”。柯尔卡今天“很忙”，请了假。

柯尔卡就住在我们楼上，今天早晨象往常一样，来找我上学。见了我，他先偷偷地瞅瞅我妈，然后小声地问：

“读完了没有？”

“读完了。读到夜里两点钟。”

“那她让吗？”他又瞅了我妈一眼。

“撵我去睡觉。可是我对她说：你不是让我消灭‘2’分吗？怎么又不让我学习了呢？我看得入迷了！”

“怎么样？”他得意地望着我。

“太有意思了！我都放不下了。”

我的朋友马上做出决定：

“只好请假了！”

“为什么？你可以放学后读嘛，明天课程还轻。”

“那今天哪？！”

“怪不得昨天你把书借给我了，原来是想准备功课呀！”

“嘘……”他不说话，只以口哨作答。

“你看着办吧，弄不好要挨批评的。”

“没事！你想不出哪天请假好？今天是星期三，是咱们的‘休息日’。”

每逢周三，我们七年级〈B〉班的班主任法伊娜·巴甫洛芙娜没课，也不到学校来。这一天，我们避开了她那洞察一切的眼睛，就象过节一样的高兴。唉！可是一到周四，日子就不好过了：法伊娜·巴甫洛芙娜是个严厉的班主任，哪怕是最小的毛病她都不放过。

可是，今天是星期三，柯尔卡觉得离星期四还有很长时间可以考虑怎样逃避老师的惩罚。所以，对我的提醒，他只是满不在乎地摆摆手。

“你们在那儿嘀咕什么呢？”妈妈打断了我们的谈话。“都快九点了。”

“我们就去上学，这就走，玛丽娅·伊里伊妮奇娜。”我的朋友答应道。“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要不好过了，课程特别重！”说着说着他还装模作样地叹了一口气。

在走到离临街的大门还有几步远的时候，柯尔卡回过头来，用眼睛扫了一下我家的窗户，然后迅速地钻进大原木堆

里。我羡慕地目送着他。

柯尔卡藏在大木堆里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记得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个秋天，我们楼的居民生活管理委员会开展了一项储备燃料的活动。这项活动是卓有成效的：它使得燃料储备几乎足够全楼居民用两年。因而，深得那些家庭主妇的欢迎。但与此同时，也招来了居民楼内孩子们的怨恨，因为院子里木头堆积如山，侵占了孩子们的乐园。

在所有这些孩子们当中，唯有柯尔卡和我，不对楼委会咬牙切齿。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我们钻到木堆里去“考察”时，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去处。在木堆幽暗的深处，相邻楼房的墙下，有一处由四根木头筑成的“掩蔽所”。我们充分地认识了这项重大发现的价值：我们拥有了一所绝妙的秘室，这里不仅可以随便放些东西，而且必要时，我们自己也可以藏进去。

我们逐渐地把这个掩蔽所装修起来：用一块旧铁皮作上盖儿；把暴露的部分码上了木头；又把入口处伪装起来……。

当然了，关于这个新发现，我们对伙伴儿们只字没提。

我的朋友躲在秘室里，避开了学校的喧闹，入迷地读着有趣的书。柯尔卡在逃学方面可以说招法多得惊人。他总是非常侥幸，这一点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要是迟到二、三分钟的话，碰到的第一个人准是教导主任亚历山大·戈里高利耶维奇，先挨一顿严厉的训斥，再记入学生手册。

而柯尔卡则不然，他通常是在第一节课上到一半才到校，在他到达之前的一分钟，亚历山大·戈里高利耶维奇不

是被叫去接电话，就是上楼去办事，这时候，柯尔卡就在某处一直躲到下课铃响。

他真可以说有狗一样灵敏的嗅觉。课堂提问的时候，他不是缺席，就是等提问过后才来，他对逃避提问时间的选择，从来是准确无误的。

今天又是如此。我多么想出去玩玩啊！不用说一整天，哪怕是一节课也好。但我又担心：如果这时正赶上法伊娜·巴甫洛芙娜到学校来取东西，那不就糟了吗？我旷课的事儿就会露馅的！柯尔卡现在正在家里玩，而学校里既没有班主任，也没有她的助手——班长、纪律的维持者，这样一来，值日生在课前清点缺席人员时，就可能把柯尔卡“忽略”过去。

这不叫走运吗！我感到非常懊丧。正当这时，我觉得有人在我背上轻轻捅了一下，并小声叫道：“柯尔卡！”我回过头去一看，托利亚正给我使眼色：他往门那个方向点了点头。只见门玻璃后面有个人影在晃动，仔细一看，原来正是柯尔卡。他的眼睛睁得很大，还不住地向我招手，这些我都看得真真切切。

如果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我的朋友就绝不至于等不了这下课前的十五分钟，冒着风险到学校来。因为在空旷的走廊里，他可能随时被发现。

怎么办？我考虑了片刻，就马上举起手来。

“扬卡，请等一下，如果有问题，等我讲完再提，”正讲得津津有味的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想回避我。

我马上站起来，愁眉苦脸地赶忙说：



“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我不是提问题，我请求您允许我出去一下。”

教室里有人偷偷地笑起来。老师皱起了眉头。

“如果有必要的话，那就去吧，”老师说。

我小声对托利亚说：“放学以后想着给我拿书包。”说完，就象射出的子弹似的，飞快地跑出教室。

柯尔卡正在门外等着我。

“快走，”他低声说，边说边蹑着脚在走廊里跑起来。我气喘吁吁地勉强跟上他，预感到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边跑边说出我所担心的事情：

“咱们能不能碰上教导主任？”

“不要怕，他和校长到教育局去了，”我的朋友说。

只是当我们跑出了学校，来到街上的时候，他才放慢了脚步。我象刚从冰里捞出来的鱼一样，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着急地扯着他的衣袖。柯尔卡停住脚步，回过头来冲着我一字一顿地说：

“我们终于发现了真正敌人的踪迹！”

第二章 坎坷的道路

为了弄清我朋友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以及将来我们可能参与侦破的形形色色的案件，我们必须作出小小的牺牲。

我和柯尔卡的友谊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了。

他那圆圆的脸庞，浅黄色的头发，象图钉一样扁平的翘鼻子，还有那微微突出的蓝色的大眼睛，都深深留在我童年的最早的记忆中了。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样的场面：我们俩都穿着同样褴褛的衬衫，用铲子在砂堆上挖砂子。这时，有一匹牲口从我们身边跑过去。“毛驴子！”我用手指着，小声喊。“不是毛驴子，是骡子，”柯尔卡马上反驳道。

由此可见，我的朋友从小就有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

我们两家是邻居，关系非常密切。卫国战争前，我们俩的父亲在同一个工厂里做工，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卫国战争开始了，他们一起拎着提包从家里走出，在同一个团队里服役，他们俩都再也没能够回来。岁月峥嵘，风紧雨骤……。共同的遭遇使我们两家母亲的关系更亲近了。我和柯尔卡也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我的经历就是柯尔卡的经历，而柯尔卡的经历也就是我的经历。我们俩一起上幼儿

园，夏天，一起到农村去串亲戚；在学校，我们俩从一年级开始就是同桌。使我们俩关系密切的原因不只是因为邻里关系和家庭的友谊，还因为我们俩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志向。如果说我们俩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分歧的话，那只是在上学前。那时，柯尔卡总想当一名清扫烟囱的工人，他深信，这样一来就可以永远不用洗脸了；而我想当一名扫大街的清洁工人，这项工作就象马路上的洒水车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

可是，当我们刚刚来到美妙的书的世界里，我们就把过去的理想丢到了九霄云外，产生了新的、共同的理想。我们准备肩负一项共同的使命：“抓法西斯”。至于说什么叫“法西斯”，我们也不太明确。我们猜想，它应该包括“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敌人”：特务、破坏分子、匪徒、小偷、强盗……。

读了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之后，我们选定了未来的职业，要是有人问我们将来做什么？我们会自豪地回答说：“要当苏联的福尔摩斯！”为此，我们做了精心的、系统的准备，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其中，也包括理论课和实践课。

属于理论方面的书籍，凡是涉及“犯罪”字样的，我们都找来认真阅读并仔细研究。我们什么书没读过呀！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妥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有关苏联肃反工作者的小说、刑侦案件方面的教科书、还有十月革命前出版的、花几个戈比就可以买到的许许多多这类的小册子……。

要是能弄到象样的指导书，我们觉得看完之后自己也能独立破案。和我们一般大的孩子，他们从家里要来买早点的钱往往愿意用来看电影或买糖，而我们却宁可把钱都用来买

破案方面的“教科书”。

对于喜欢的书籍，我们读得是多么起劲呀！如果弄到一本好书，我们可以爱不释手地连续读上好长时间。这种认真攻读的精神，即使是头号的书呆子也会佩服不已的。

在读过的全部书中，最使我们感到惊叹的是暗探福尔摩斯。他的侦探方法堪称样板，他的洞察力令人钦佩，他的成功让我们感到兴奋。他的历险记已成为我们的必修课，书中有些段落，我们可以背诵得滚瓜烂熟。

我们还编了非常有趣的游戏。谁要是忽然翻到某一页并且念道：“……福尔摩斯从食品柜里拿出一个桔子，掰成几瓣儿，把籽儿取出来，放到桌子上。……”这时，另一个就接着背诵道：“他拿起五粒放到信封里，并署名道：‘福尔摩斯……’”

游戏的时候我们还记分：背对一句得一分，背错一句减一分。除了理论学习，我们还十分注意实践准备，努力培养自己的勇敢、沉着，注重训练记忆力和观察力，学习跟踪，参加学校里的射箭小组。此外，我们还打算学习化装术。

理论课的学习我们倒没碰到太大的困难，可是实践方面却吃了不少苦头。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手段以及有经验的人的指导，使我们在探索的道路上招致一系列的失败和烦恼。

有一次，我们俩为了锻炼勇敢精神和提高灵敏性，决定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顺着楼房的排水管从柯尔卡家爬到我家。这就需要从窗户钻出去，站到窗外的墙沿上，然后攀扶着排水管滑到下一层楼，再抓住窗户进到屋里。

我打算先试试，于是就仗着胆子走到窗前。可是当我从

三楼往下一看，就不由自主地往后闪了一下。

“得了，一边去，我先下！”我的朋友流露出鄙视的神情，大声说。

经他这么一激，我可受不了了。我壮着胆子上窗台，然后又很麻利地抓住排水管。可糟糕的是我又往下瞅了一眼，顿时，心发紧、眼发花，排水管在晃，墙也好像要倒。我无法控制内心的恐惧，便失声地呼喊起来。这时柯尔卡也吓懵了，但他急中生智：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炉钩子，他用钩子钩住我的衣领就往上拽。但我知道这无济于事，所以还是继续没命地大声呼喊。柯尔卡最后一看没招了，也和我一道哭喊起来。后来听人说，我们的喊声隔着两条街都能听到。

左邻右舍都被惊动了，扫院子的人、楼内管委会的人都来了，民警也闻讯赶到了。他们还从哪里弄来一架梯子。于是，我得救了。

还有一次，妈妈打发我到菜市场去买土豆。当时卫国战争结束不久，家里生活一点儿也不宽余。离妈妈开资还有几天，但钱快花光了，她给了我二十卢布，让我买五公斤土豆，当时土豆的价格是四卢布一公斤。

我和妈妈谈话时柯尔卡一直在场，他表示愿意帮我买。我求之不得，立刻高兴地答应了。于是我们就动身去市场。可是刚一出门，他就对我说：

“你记得不，我们好长时间没练习射击了，这样下去，我们的枪法会退步的。市场里有个射击场，可棒了！”

“你带钱了吗？”我一时没转过弯来，天真地问。

“我嘛，没……没……有……”不知为什么，他结巴起

来。

“可我也没有啊。”

“你没钱？你要是个笨蛋就没钱，要动动脑筋就有钱。”

“我不明白。”

“这有啥不明白的？好好想想嘛。土豆多少钱一公斤？”

“四卢布。”

“哎，你呀！四卢布一公斤这是早晨的价，现在是晚上，市场快要散了，摆摊的人都着急回家，你给三卢布，他就乐不得地卖给你。想想看，能省多少钱？”

“五卢布，”我没大有把握地说。

“就是嘛。样样都得教你……。射击场到了，进去不？”

我犹豫不决。练习射击我倒是真想，可是土豆……。忽然我想好了主意：

“这样吧，咱们先买土豆，要是剩下钱，咱们就……”

“你害怕了，是不是？”柯尔卡一本正经地问。

“那又怎么样？”

“原来是这样！你怕我打死你，是不是？”

“打死我？”

“对！”

“走，进去！”我斩钉截铁地说。就这样，我们俩进了射击场。我花五卢布买了两份子弹，每人五粒。柯尔卡先射击。他屏住呼吸瞄准，瞄了好长时间，然后平稳地钩动扳机。

“四十二环，”服务员懒洋洋地报告靶数。我的朋友得意地看了看我。“五十环是满环，他打了四十二环。说不定我还打